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 
第九十七回 鐵膽書生獨勝侯化和 追風仙猿戲耍張玉峰

詩曰：無花無酒過清明，興味蕭然似野僧。昨日鄰家乞新火，曉窗分與讀書燈。

張玉峰正要與侯化和動手，眾人過來要幫助，侯化和說：「你等不可以多為勝！」那張玉峰說：「你們哪個過來，分個上下？」只見那正北上來了一輛車，上面坐著銅腸烈士歐陽善、鐵膽書生諸葛吉。只因為這兩個到了南孝順衙門，一早去找張玉峰聽戲，到了門房聽家人一說，兩個人不放心，坐車出離了永定門，來到了大沙子口，一瞧那些個人把張玉峰圍上了。那歐陽善、諸葛吉二人，一個手拿喪門棍，一個手拿子母鴛鴦鉞，跳在眾人當中，說：「你等休要無禮，我二人來也！」鐵膽書生諸葛吉手擎子母鴛鴦鉞，說：「來，來！哪個與我動手來？」無髮俠義侯化和一擺騰槍，說：「我也來！」二人在當場動手。

那諸葛吉乃當世的英雄，他使的這一對兵器，天下除去他師傅，並無第二人使這般兵刃。那侯化和他如何是他的對手哪，幾個照面，被諸葛吉子母鴛鴦鉞，把侯化和脖頸划了一道血口子，鮮血直流，那一群賊一瞧，說：「了不得啦！老英雄帶傷了，你我不可不管！」那侯化和說：「你等不必如此。我都不成，何況是你哪！咱們回去吧。」問張玉峰說：「那使子母鴛鴦鉞的，他姓什麼？叫什麼張玉峰說：「他在琉璃廠東門外飯館內，姓諸葛名吉，別號稱鐵膽書生。你問他做什麼？」侯化和一聽，說：「我等要去也。咱們是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我必要請能人前來拜訪。」說罷，帶眾人上車回山東去了。那張玉峰三個人也就上車，進永定門，先到飯館吃完了早飯，然後各自歸家。自此日起，他弟兄三個人常在一處玩耍。這一日，張玉峰辦喜事成家，眾親友等齊來給道喜，過三朝謝客已畢，老母蕭氏又病故了，辦理白事。葬埋之後，這一日無事，去找二位拜兄去了，談了幾句話。歐陽善說：「你我今天去逛一趟西頂萬善寺，不知三弟尊意如何？」玉峰說：「我不去，二位兄長去吧。我到鋪中瞧瞧去。」說罷告辭，到外面上車，坐車進琉璃廠，到四寶齋南紙鋪門首下車，在欄櫃裡頭落座。宋掌櫃的與眾伙計齊過來說：「東家來了嗎？來吧，咱們裡邊坐著。」張玉峰說：「就在這裡吧。」

正說話之際，只見那外邊進來了一個買主，年約七十以外，身穿一件毛藍布大褂，白襪子，青布雙臉鞋；光著頭，並無一根頭髮，是一個油葫蘆禿子；細眉毛，大眼睛，微有幾根白鬚鬚，從外面進來，說：「掌櫃的我買貓詐刺有沒有？」說話尖嗓子，聲音高大，說：「掌櫃的，有貓詐刺沒有？」眾伙計說：「南紙鋪下不賣那些個東西。那禿老頭把眼一翻，說：「我知道是南紙鋪，我買毛尖四大紙，要多少錢一張？」伙計說：「毛尖四兩紙，一兩二錢銀子一張。」那禿老頭兒說：「你給我拿一張，在紙的當中寫『毛尖四一張，紋銀一兩二錢』，字要大，我怕忘了。」伙計說：「那如何使得。我們給你單開一個條兒，你想怎麼樣？」那老頭兒說：「不用，給我寫在紙上吧。你不放心，我給銀子。」說著話，伸手掏出銀子來，說：「給你吧，這是一兩三錢銀子，剩下找給我錢。」那個伙計伸手把那銀子接過去，瞧了瞧，秤好了找給那老頭兒錢，說：「你拿了去吧。」在那毛尖四紙旁，給他寫上「四寶齋，毛尖四一張，紋銀一兩二錢」。那老頭兒接過去，自己到了外邊去了，張玉峰也就出去上了車。

見那買南紙的那個人，站在張玉峰那車前驢子的眼頭裡，趕車的說：「老頭兒，你躲開，我們的車碰著你。」那禿老頭兒一聲也不言語。趕車的過去說：「老頭兒，借光啦！躲開，讓我們過去。」那禿老頭兒說：「你借光，給我出多少錢的利錢？多咱還我？」趕車的說：「你不躲開，我們車要碰著你可不管！這麼大的年歲，為甚麼淨討人嫌哪！」張玉峰一瞧，心中有氣，說：「這個人太不知世務！跳上車去，說：「趕車的，趕著車走吧。」那趕車的一搖鞭子，照著那驢子就是一下。那驢子永遠不叫打，一打就跑，四蹄蹬開，那車如飛似的直跑。那老頭兒在那驢子腦袋前頭，也相離不遠，與那驢子的腿是一般的快。張玉峰在車內坐著發楞，說：「此人好俊工夫！」到了煤市橋，往南奔大柵欄，就不見那個老頭兒了。

玉峰回到家下中下車，到書房之內落座，吃完了晚飯，在穿廳屋中靠北邊窗戶看書。正看得高興之際，天有二鼓時，張玉峰睡著。有一個人從窗戶外頭伸進一隻手來，把張玉峰辮子給抓住，往外一拉。玉峰說：「什麼人？不好！」睜睛一看，見是白天在四寶齋買南紙毛尖四的那個老頭兒，手拿明晃晃的那一把刀，說：「張玉峰，我有心把你殺了，可惜你這年歲！」把刀往背後一插，掏出一包鍋煙子，說：「你別叫玉面驄啦，你叫烏雲秀士吧！」照著張玉峰臉上一抹，抓辮子的手也鬆開了。張玉峰把頭抽回來，坐在那椅子上，把臉上那鍋煙子一擦，伸手拉刀，說：「你這個小輩，好大膽量！別走，我來拿你！」翻身出離上房，到了院中一瞧，那個老頭兒在那裡站定，一見張玉峰出來，伸手掏出來一宗物件，說：「小輩看寶貝吧！」白生生一個大紙團，照著面打來。玉峰一伸手，接過來一瞧，是白天賣的那毛尖四紙，團了一個彈兒。玉峰扔在就地，掄手中刀，撲奔那個老頭兒就砍。那個老頭兒望北房上一躍，站在那房上說：「小輩，你的膽子不小，敢與老夫動手！你上來！」張玉峰躡上房去，那個老頭兒跳下來了。玉峰跳下來，那個老頭兒又躡上房。如是者，上來下去好幾趟。那個老頭兒說：「張玉峰，你不必追了，我要殺你早就殺你了。天有三鼓了，我去也。」張玉峰說：「你先別走！你姓什麼？留下姓名！」那個老頭兒說：「你問我呀，我在廣慶茶園，你知道有個鐵頭孫四，就是我。不服，明天找我去，官私兩面由著你挑。要打官司，營城司坊，你倒不必去告；南北衙門、順天府都察院，你去告去。要打架，明天你邀人去，我在那裡等你！人有個名，樹有個影兒，你知道不知？」那老頭兒說完了就走了。玉峰也追不上，又一想：「追上也不是他的對手，明天去邀我哥哥歐陽善與諸葛吉，我三個人去找他去。」自己進屋內，叫打更的進來，給取了點洗臉水，自己洗洗臉，往牀上一躺，翻來覆去，也就睡著了。天已五鼓醒來，恨不能一時就亮才好。

候至天色大亮，東方發曉，自己起來收拾停妥，叫趕車的套車。自己坐車到了廠東門茶館門首，見圍著好些個人，不知裡面有什麼事。車站住了，自己跳下車來，分開了眾人，進了茶館，見他大哥歐陽善與諸葛吉兩個人在那邊站著。有一個少年人，年在二十多歲，他坐在桌兒上，一聲也不言語。他大哥歐陽善只著急，急的了不得。張玉峰來是邀兩個哥哥去助拳去，一見連忙問道：「二位兄長，是怎麼回事？」歐陽善說：「三弟，你來吧，我說與你聽。提起來真把人把氣死！」用手指那少年之人，說：「那位姓李，在這裡每天吃飯喝茶，有二十餘日。昨日在櫃上，我收存下兩封銀、一封字兒，說今天來取。我昨日就鎖在那銀櫃裡了，我們這鋪內沒有鬧過賊。睡至三鼓以後，我在那牀上覺著是有人用物件壓我，睜睛一看，原來是一個酒罈子放在身上，用繩兒把我腿給捆了。我瞧見有一個禿老頭兒開開銀櫃，把那銀子拿了去。我一著急，一晃身子，把酒罈子摔在就地。我從牀上一跳，把捆腿的繩兒也崩斷了。我找兵器沒有找著，聽見那樓上你二哥嚷說：『好賊！』我上得樓去一瞧，你二哥氣的暴跳如雷，說：『賊人抹了我一身蠟油。』我二人追出去，他通了名姓說：『開廣慶茶園的鐵頭孫四。』我二人早晨起來，想要帶兵刃去找他去，這位存銀子的來了，與我要。我明知是夜晚被賊人盜去了，我原打算要賠他的銀子，他說：『那封信是二十銀子的匯票，在那字兒裡邊哪。』三弟，你想這事膩不膩？我把話說完了，你想你有個什麼主意吧？」張玉峰一瞧那少年人，身穿灰洋縐一件大衫，厚底福字履鞋，是月灰摹本的，二紐上十八子香串，帶著翡翠四喜的扳指，坐在那裡也不言語。張玉峰過去了，說：「朋友，你不可這樣說，物件已然丟了，我且問你，你打算什麼主意？不相好不能在這裡存東西，皆因都有交情。今天我趕在這裡，你吃萬分的委屈，都看我的分上，叫我兩個哥哥陪你那二百兩銀子。咱們再找找你那一封書信，不知兄台肯賞臉否？」那位少年人說：「那銀子有無，此乃小事。一封字兒，求兄台給找找，我聽個下落就是了。」說罷，站起來揚長而去。張玉峰說：「別走，我有話說。」那人竟自去了。

歐陽善、諸葛吉說：「賢弟，為何起的這般早？」玉峰說：「提起來氣死人也！昨夜晚上，我家也是鬧禿子。」就把昨夜鬧禿子之事說了一遍，然後又說：「二位哥哥，你二人帶兵刃，跟我去到那廣慶茶園，去找鐵頭孫四去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說：「我先找他去，然後二位兄長隨我來呀。」到外面上車。

趕車的一搖鞭子，到了廣慶茶園門首，正遇見那耗子皮李五、一塊土黃七。張玉峰說：「你兩個人別走！」這兩個人一瞧，

說：「張大爺，我們沒有得罪你，你為什麼這樣？」張玉峰說：「你們倒沒有得罪我，我有事用你二人。」那兩個小子一聽，說：「你老人家用我們幹什麼？快說。」玉峰說：「你兩個堵住那廣慶茶園門，大罵孫四，有什麼亂兒都有我哪。」黃七說：「既是你老人叫我罵，我們也不敢不罵。可是有人出來之時，你老人家過去就是了。」張玉峰說：「不必多說，你二人罵就是了。」

黃七、李五大罵鐵頭孫四，堵住門首大罵之際，只見裡出來了一伙人，有十數餘名。為首有一個人，年有二十多歲，身高七尺，頭上並無一根頭髮，又光又亮，身穿藍綢汗褂，青洋縐中衣，漂白襪子，青緞實納幫兒皂鞋；面如滿月，細眉圓眼睛，高鼻梁，四方口。出來一瞧是李五、黃七兩個匪棍，概不由己，氣往上撞，說：「好兩個小輩兒，找我來，你等知道孫四爺的厲害！」張玉峰從車上跳下來，過去說：「小子，張大爺我罵你！」嚇的那黃七、李五回身就跑。那張玉峰一細瞧那鐵頭孫四，見他年歲也小，不是昨夜晚在自己家中所遇的人，連忙過去說：「孫四，當著眾人可不是我怕你，內中有個緣故。我姓張，名玉峰。昨夜晚上有如此如此之事。」玉峰又細說了一遍。孫四說：「老弟台，你跟我到裡邊櫃房內落座，我有話問你。」張玉峰說：「四哥，你多委屈了！」說著話，到了大門裡萬子櫃裡邊，二人落座，有人獻茶。

孫四方要細問張玉峰，外邊鋼腸烈士歐陽善、鐵膽書生諸葛吉兩人趕到。歐陽善一瞧，舉棍照定那孫四頭上就是一棍。張玉峰瞧見了，說：「別打！」孫四往上一衝氣，「叭」的一聲，正中在頭頂之上。幸虧孫四他有貫頂的功夫，要不然死於非命。孫四站起身來，一回頭，歐陽善二人一瞧，說：「不是你！」孫四這個氣更大啦。張玉峰趕緊去說：「不可！我給你們哥兒三個見見，不必動手。」諸葛吉、歐陽善過來賠罪，落座。四個人說話，提起昨夜晚之事，「今天四哥你真多委屈了！」鐵頭孫四說：「你三位我倒不怨，我可恨的是昨夜冒充我的名字，他真是我的五代賢孫！」

方才說完，聽見樓上跳下一人，說：「孫四，你是我的六代孫子！不可罵人！」張玉峰等人一瞧，正是昨夜晚在家中戲耍他的那禿老頭兒。這四位英雄一瞧，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給我們攏對頭！」齊拿兵刃過去，要與那位老俠客動手。